

意林
轻文库

绘梦
古风
系列

053

灼灼繁花 煌煌天下②

别角晚水

BIEJIAOWANSHUI

著

看少年洲主岳冷渊 如何踏破仇敌 为众人还愿!

三大门派，掌门出手，势必夺得不思珉。
离雎出走，十渡埋伏，冷折鸢下手狠毒！

这一场生死之战，
我陪你赴汤蹈火！

记忆追回，丝丝入扣，
方知青梅能解语。
暗流涌动，相伴无多，
曾一心向你，
今甘愿分隔。
山川为凭，皓月为证。
任前路风雪，
我伴你日夜兼程。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意林
轻文库



绘梦
古风
系列 053

灼灼繁
煌煌天
下 ②

别角晚水
BIEJIAOWANSHUI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灼灼繁花, 煌煌天下. 2 / 别角晚水著. -- 长春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8.7
(意林·轻文库. 绘梦古风系列)
ISBN 978-7-5585-2396-0

I. ①灼… II. ①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2747号

灼灼繁花, 煌煌天下②

ZHUOZHUO FANHUA, HUANGHUANG TIANXIA (ER)

出版人 刘刚
总策划 安雅 张星
特约策划 师晓晖
责任编辑 吴强 王婷 孟健伊
图书统筹 鹿鸣昔
特约编辑 崔馨予
绘图 清茗
书籍装帧 胡静梅
美术编辑 赵艳红
作家经纪 卢晓凤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字数 300千字
印张 7
版次 2018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出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0431-85678573

定 价 24.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本册简介

门派

慕颜洲：享尽天时的神秘门派，其居住地宛如世外仙境。门人以女子居多，武功博采各派之长，行事我行我素。

一粟海：有百年历史的大派，以匡扶天下泽被苍生为主旨，医术和幻术双绝，被视为当今江湖最权威的名门正派。

长离宫：于地下建宫，美轮美奂，门人通晓奇门术数，尤其擅长用毒，诡谲不羁，被视为邪魔歪道。

人物

岳冷澜：慕颜洲少主，清冷又毒舌，有着世间最耀眼的皮囊和最不堪的身世。

离睢：岳冷澜心头的月亮，颜色无双，命途多舛，身份成谜。

阿箏：身份神秘的绿衣女子，自称是长离宫普通门人，却武功奇高，爱慕岳冷澜。

莫青璃：江湖人称“羽衫观音”，慕颜洲主，抚养岳冷澜长大，对他感情复杂。

汐回：岳冷澜的师妹，慕颜洲乃至江湖上医术数一数二的女子，温柔和顺。

唐似漪：主动为一行人寻找“不思珉”提供帮助的陌生女子，敌友难辨。

涧花：岳冷澜的四位侍女之一，自幼争强好胜，多年前在暮雨帮助下逃离慕颜洲，原因成谜。

暮雨：岳冷澜的四位侍女之一，善良安静，忠诚聪慧，甘愿付出，被观音关在牢狱中多年。

棠：夜明生的未婚妻子，二人因误会分开，如今终于找到夜明生，进入岳冷澜的队伍中。

目 录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激凉过小山	暮时潇潇雨	何处可藏心	我一心向你	青梅能解语	谁情薄如纸
185	145	123	059	037	001

第一章
谁情薄如纸



不同于暮雨的镇定，在月光下身形暴露无遗的女子眼中，流露出了
一丝明显的怯意。

那暗自同外人通信的，是涧花。

她连目光都不敢在暮雨脸上过多地停留，声音却依然强自冷静：“暮
雨，我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再帮我一次吧，就像六年前你帮我的那
次一样。”

暮雨的眸子里，涌出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哀伤，她死死地攫取着涧
花的神情，想看看这女子如此理所当然地提出荒唐的要求时，是不是
会有一时一刻的惭愧或者内疚。可是，除了她二人之间的死寂，什么
都没有。

暮雨忽然笑了，她笑着笑着，呛出了泪：“是谁教你说的这些？”

如她所料，涧花的脸，一瞬间变得煞白。

根本不指望她会回答，暮雨背过身，低低道：“告诉她，这是最后
一次。”

那些在慕颜洲姐妹相称、共同进退的时光，或许从一开始，对涧花
来说，都是假的，所以可以随意抛弃。

终究还是握不住了吧。

这是暮雨帮涧花的最后一次。

空山新雨后，天气是最舒畅清新的。

大清早爬起来的云岁成打扫着院中的一地落花，时不时地歇一会
儿，念上几句伤春悲秋的酸诗，余光里，夜明生已经围着院子跑了十

几圈了。

“阿夜，你睡不着来陪我，我很感激你。但是你也没必要像这样一刻不停地晃我眼睛吧？你瞧，院外有野菜野猫，院内有小花小草，大早上的你就这么折腾，它们怎么休息呀？”

“死云楂，你自作多情本事还真是登峰造极，谁有空陪你这个呆子发痴？你脑筋不清楚，还是洗洗睡吧。”夜明生跑得气喘吁吁的，可数落人的本事还是一流。

“那你究竟在干吗？”云岁成习惯了被夜明生用各种方式各种语气欺负，百忍成金，早已养成了温良恭俭让的好性子。

夜明生停下步子，喘了口气：“我是为了我心爱的女子啊！”

云岁成受到了惊吓：“谁啊？”

“别装了，你会不知道？”夜明生白了云岁成一眼，一副认定了他是明知故问的样子。

“是不是……”云岁成好像想起了谁，正要脱口而出，却被夜明生抢白道：“对，就是汐姑娘！”

“汐姑娘？”云岁成不可置信地打量了一番夜明生的神情，他汗如雨下，面色通红，眼神却很认真，不像是一时兴起。

夜明生很不喜欢云岁成的反应，拉长了脸道：“你什么意思啊？进慕颜渊的第一天，我就告诉过你，我一见到汐姑娘我心里就发疯一样地喜欢，她长得好，人又温柔，医术还高明，简直是兰心蕙质、秀外慧中、才貌双全……反正什么都好就对了！先前我以为她是公子的人，既然现下已明了，公子的人只有月姑娘一个，那我不就有机会和汐姑娘在一起了？”

云岁成一反常态地没有接他的话茬，只是沉思着，神色很凝重。

“哎呀，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夜明生的爪子瞬间勾上了云岁成的背，“是，论美貌，汐姑娘的确不如月姑娘惊艳，别说月姑娘了，就是比起那个泼辣的阿箬，也差那么一点点，但我是这么肤浅的人吗……”

“不，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云岁成支支吾吾地说。

“你不是在想这个？那你一定是觉得，我一厢情愿是不是？我可告诉你啊，汐姑娘和我绝对有戏。你看这儿，还记得不？那天公子被阿箏带回来，我和你烧水，这一整块都烫伤了，后来汐姑娘碰巧看到，主动给我敷药，还问我疼不疼，你看，现在都快好了。”

“那你今天这样绕着院子跑，也是为了亲近汐姑娘？”

“是啊，我现在浑身上下热血沸腾的，像不像发烧？等会儿我冲过去，汐姑娘一定会对我由怜生爱……”夜明生滔滔不绝，好像陷入了美好的遐想之中，无法自拔。

“可是，这样的话，棠怎么办？”

云岁成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好似当头浇下的一盆冷水，夜明生立刻安静了下来。棠？从若清的刑场辗转到慕颜洲再到萱城，转眼已有月余，他结识了新的伙伴，对未来也有了新的憧憬，他每日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从未有一时一刻想起过这个女子。

真的，夜明生，从来都没有想起过顾言棠，一点儿都没有想顾言棠。这个陪伴了他整个少年时期的女子，这个和他分享过全部快乐和愁苦的女子……他早就把她忘得干干净净了。

当日刑场之上，烈日当头，满脸横肉的刽子手放声狞笑，一坛坛酒触地而碎，刀锋逼近，离死亡只有咫尺之距的时候，夜明生都没有惧怕。他只是觉得可惜，没来得及见棠最后一面，这个被人欺负惯了的小丫头，以后没有他和云岁成撑腰，该怎么活下去啊？

然后，他在人群中见到了顾柬，棠的父亲，夜云两家曾经的世交好友。这只老狐狸手上转着一枚白玉扳指，朝将死的他微微笑着。夜明生这一生都没有这样恨过一个人，他不恨跟红顶白急着和夜云两家划清界限的顾柬，他恨顾言棠。

那枚扳指，是他在临刑前夕，受了牢头三十大板，用藏于发间的最后一锭金子做交换，并一对玉镯，求牢头送去给顾言棠的。

扳指和玉镯，都是他已故的娘亲千叮万嘱要送给未来儿媳妇的信物，他本不求棠履行指腹为婚的信约，他已将死，只希望她能来见他一面。

可是她没有来。

他的信物落在了她父亲的手中，这刑场上的刽子手没有让他人头落地，顾言棠在他临死前的这一刀却杀人不见血，让他痛不欲生。

夜明生脸上难得的阴郁神色让云岁成心中一凛，他拍醒夜明生，劝道：“那日的事多半是个误会，棠对你怎么样，这么多年你我心里都清清楚楚的，你可千万别辜负她……”

“我辜负她？”夜明生冷笑，“她辜负我还差不多吧？云楂，我知道你喜欢她，打小你就喜欢，只是不想跟我争，对不对？那我告诉你，我喜欢的是汐姑娘，就算现在顾言棠站在我面前，我也这么说！你尽管去喜欢顾言棠，犯不着为了她来教训我！”

他一手推开涨红了脸的云岁成，一手堵着耳朵，踉踉跄跄地走了。

“汐回，”阿箬趴在桌子上，歪过枕在手臂上的头，懒懒地说，“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汐回手上不停地整理着药材，笑道：“你说呢？”

“要是你在听我说话，为什么只知道摆弄你的药材，也不理理我？”

汐回看着阿箬气鼓鼓的样子，觉得这模样十分可爱：“你在抱怨月姐姐，难道指望我能陪着你一起抱怨？我们这一大家子，伤的伤、病的病，我若是再不准备些药材，以备不时之需，也太不像医女了吧？”

“你被她下药了吧？枉费你一身医术，”阿箬冷哼道，“你们都说，我和离睢有几分神似，就凭这一点，原本我在岳冷澜眼中还有些分量，现在倒好，她一回来，我就成了个废品。”

“阿箬，”汐回轻轻地把几个药匣子推了进去，“其实你心里是清

楚的。不管你有几分相似，不管月姐姐回不回来，在师兄心里，除了月姐姐，都是废品。”

“你干吗说得那么直白？”阿箬换了个姿势趴着，“我就是觉得，离睢有问题。”

“月姐姐缺失了十几年的记忆，当然有问题啊。昨夜我本想再去同她说说话，看看她的记忆究竟是被抹了还是被封了，再想想她被十渡篡改的那部分记忆该怎么消除，可她已经睡熟了，只能今天晚一些再过去了。”

“你何必省略重点呢？昨晚捅破桑皮纸看他们的又不止你一个。不过我真想问你来着，从前在你们慕颜洲，岳冷澜也是这样，整宿整宿地抱着她睡？”

“阿箬，注意措辞好不好？昨夜师兄是坐在床边的，你怎么说得好像他们……”汐回在阿箬面前坐下，虽低头拣选着草药，两颊的红晕却还是很明显，“月姐姐从小就习惯了枕在师兄怀里睡，她身体不好，不知什么时候就发病了，这样睡，师兄好歹能知道她舒不舒服。你是不知道，她发起病来的样子有多恐怖，她一旦发病，师兄是根本走不开的，只能派人来找我。我赶去用药的时候，师兄从来都是这样抱着她坐在床边。后来我听芷汀说才知道，那些年师兄就没有好好躺下休息过。”

“我说，他是脑子有坑，还是脑子本身就是个坑？为什么他对大伙儿都冷冰冰的，倒把全部的热都给了离睢？你就没问问？”阿箬忽地跳了起来，语气激昂得很。离睢发病的模样，她是见过的，可怜归可怜，岳冷澜也不像个同情心泛滥的人啊。

“我虽五岁便进了慕颜洲，可除去给月姐姐用药，见到师兄的次数极少。何况我只是师妹啊，又怎么好问这个？”汐回拉了拉阿箬，让她好歹说话声音轻一点儿，“其实，说起他对月姐姐的好来，又岂止这一件呢？师兄自己也是先天不足，师父特地辟了弹指湖给他，弹指湖的药

效虽好，可最多只能供两个人疗养。师父看中我在医术方面的天赋，命我管理弹指湖药浴七年。可是，就因为月姐姐身体不好，师兄便瞒了师父，回回都让月姐姐去。后来师父知道了，只能退而求其次，给了师兄许多千步香。但扬汤止沸，千步香到底只能回避部分毒物，再好也比不上弹指湖。”

阿箬柔声细气地学着汐回的语调道：“对岳冷澜我已经无话可说了，幸亏这次伤他的是十渡，要是换了离睢啊，他怕是给她打死了，还舍不得挪步子呢！不过汐回，我说离睢有问题，不是指她的记忆。我问你，你去碧海青天的时候，有没有见到什么异常的现象？”

汐回摇头道：“我十二岁时，弹指湖七年药浴已毕。所以最近这六年间，我统共只去过碧海青天两次，除了之前师兄放我进来的那次，就是三年前他放火的那一次，师父派人喊我过去救他……”她大概是想起了当日可怖的情景，连语气都哀伤起来。

“你就没看见些别的？比如……坟墓之类的？”阿箬又一次跳了起来。

汐回也坐不住了：“坟墓？这又是从何说起啊？”

阿箬绕着桌子走了一圈：“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真正的离睢六年前就死了，岳冷澜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一直在自欺欺人，结果弄得他自己都信了。十渡找了个和离睢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封住她的记忆，再用这个假离睢来绊住岳冷澜，企图就是……就是窃取不思珉！”

“你真可以去说书了。”汐回笑着把她拉回座，“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晚十渡出现的时候，师兄不就打算用不思珉交换月姐姐了吗？那月姐姐为什么还要阻止他呢？何况，和月姐姐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我不信世上还有任何女子的风华可以和月姐姐相提并论。”

“怎么没有？我们宫主就比她美多了！”阿箬鼓着腮帮子，十二分地不服气。

“我没见过冷折鸾，虽常听人道她是怎样怎样的美貌，却终究不好作评的。不过，阿箏，我怎么没想到你呢？你的美貌倒是和月姐姐各有千秋啊。”

“算你有眼光！”阿箏喜不自禁，一把抱住汐回，“汐回，你说，除了脸还有那个月亮形的疤痕，离睢还有什么东西是特有的？就是，能证明她真的是离睢的？”

“其实月姐姐现在的疤痕跟从前也有些不同，我记得从前她那道疤是发着光的，可美了……不过，你想做什么？”汐回十分警觉地打量了阿箏一番。

“我没想做什么呀，我能做什么……”阿箏正想磨她让她多说一些有用的，却听见震耳欲聋的一声“汐姑娘”，夜明生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一头栽到了桌面上……

“死阿夜，你又发什么疯？”阿箏揪着夜明生的耳朵，毫不手软地把他拎了起来。

夜明生一边喊疼，一边道：“我不是说过吗，我只许云楂这样叫的！”

“呸，昨天岳冷澜和离睢不也这么叫你了？我看你当时挺乐呵的啊！”

“公子难得这么高兴，他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你谁啊？我干吗给你叫？”

“你不用知道我有什麼惊人的身份，”阿箏诡异地一笑，恶狠狠地拧了下夜明生的耳朵，“你只要知道，我现在就可以让你从白天鸟叫一直号到晚上鬼叫！”

“好了好了，”汐回实在看不下去了，她拨开阿箏的手道，“夜兄弟，你怎么了？是之前烫伤的地方又疼了吗？”

“汐姑娘，”夜明生噙着泪，挪到汐回跟前，一脸的委屈状，“不但伤口疼，我还发烧了呢！你摸摸……”他说着便想去抓汐回的手，

幸好阿箏眼疾手快，瞅准了他的爪子就是一掌，逼得他立刻缩了回去。

“发烧？真不巧，退烧药之前都给师兄用了，我手上没有现成的草药……要不这样，我现在出去买一些药材，你先在家睡会儿。”汐回正欲起身，夜明生却向前一拦，秀气的眉眼堆满了笑，他指指自己道：“汐姑娘，你不介意带个替你拿药的吧？”

汐回笑着摇摇头，正要出门却不忘回头提醒阿箏道：“千万不要做出格的事啊！”

阿箏背对着二人，拿起酒杯做了个点头状，待她转过身时，殷勤的夜明生早就推着汐回走远了。望着二人远去的背影，阿箏狡黠一笑：“出格？这格子有多大，我说了算。”

她转着短箫，想到了一个算不上多好但应该比较管用的主意。岳冷澜一大早就出门了，难得他没和离睢在一起，现在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阿箏溜到院中，远远地就看见离睢蹲在莲池边喂鱼，她忙摆好表情，十分和善温柔地唤了声离睢。

离睢有些茫然，她们虽在幻境中也算共患难过，但并不很相熟，阿箏因为岳冷澜的关系，一直对她吹胡子瞪眼睛的，几时这样和颜悦色过？

事反必妖。

果不其然，阿箏行至离睢身前，很快便切入主题道：“你怎么又回来了？你这次回来，到底有什么目的？”

“目的？”离睢更茫然了，她回来，自然是想和岳冷澜在一起，这算不算得上是目的？

“老实说吧，你是不是想帮十渡那个老贼婆抢不思珉？”阿箏紧盯着离睢的眼睛。

“她怎么说也是我的师父，请你说话放尊重些。”离睢退开一步，

每每和阿箏在一处，便总免不了剑拔弩张的，她很不喜欢这种感觉。

阿箏却逼近道：“岳冷澜因为她伤了这么些天，你还当她是师父？要我说不，你们怕是早就狼狈为奸，设了局来害我们吧？你想以此彻底获取岳冷澜的信任，对不对？”

离睢本就不是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的性子，眼看阿箏如此无理取闹，她也不想再摆上一副好脸色，平白折了自己的风骨。她轻轻一笑，反唇相讥：“他从来都只信任我，何来‘彻底获取’一说？信不信，即便你说真话，我说假话，他也只会信我？”

阿箏瞬时气白了脸，她忌讳听到什么，离睢偏说什么，摆明是和她作对。

离睢不想与她多做纠缠，正想离开，却被她扯了过来。

“离睢，一段记忆就是一段人生，你是个没有过去的人，你连个完整的人都算不上，你凭什么拥有他？你现在知道的你的名字、你们的过去，都是他告诉你的，你自己根本就一无所有，你是个穷光蛋，你知道吗？你拽什么？你凭什么跟我争？”阿箏厉声说着，手上的短箫顶端竟旋出了一丛薄薄的刀片，“你这道疤说不定是假的，连你这张脸我都很怀疑！你敢不敢，让我检验货？”

离睢本想甩开她，但见她咄咄逼人，心中着实生了股闷气，非得让她长点儿记性不可。想到此处，离睢淡淡道：“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放开我，否则，你可莫要后悔。”

阿箏嗤笑：“让我后悔，你算老几啊？”

离睢不再与阿箏废话，她轻弯唇角，忽然惊叫一声，跌下了莲池。

阿箏尚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已被谁狠狠推了一把，她一时不着力，重重地摔在地上。

岳冷澜……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阿箏满脸煞白，活像个钉在地上的纸人，她看着岳冷澜跃入水中，

不一会儿就托了离睢上来，然后，那个她一直以为很好欺负的女子，贴在岳冷澜耳边道：“是她推我下去的！”

“我没有！”阿箏喊了一声，却见离睢蓦然一颤，随即将头埋于膝间，全身止不住地战栗起来……

她从来不知，离睢的戏演得这样好。

而岳冷澜呢？他早就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极尽温柔地拂去离睢面上的水珠，将她搂在怀里连声抚慰。

“我真的没有！”阿箏急得只能单调地重复着。

岳冷澜猛然回头，一双紫眸里的光芒凌厉得刺心入骨……阿箏吓得噤了声……世上怎会有这样一双眼睛？疼惜与愤怒，温柔与怨怼，天衣无缝地溶在里面。而她清楚地知道，哪种是对着离睢，哪种是对着自己……

他的唇角轻轻牵动，已流露出了十二万分的森冷：“我看见了。”

见阿箏的神色难看得要命，离睢觉得自己有些玩过火，她拉拉岳冷澜的衣袖道：“好了……带我去换件衣服吧，这水挺冷的……”

岳冷澜转头看她，顿时变了脸色，连眼中都有了温润的笑意，他抚着她的湿发，温声称“好”。

阿箏呆呆地看着岳冷澜，想着第一次自己刻意接近他时，只眯缝了眼，便觉得如同行走在玉山上一一般光彩照人。她习惯了他的清朗冷清，习惯了他的疏离淡漠，她和慕颜洲的所有女子一样，渴慕着他的笑容，哪怕是冷淡的、嘲讽的、轻蔑的、不屑一顾的，只要是对着自己的，就是最珍贵的。

可是他呢？这么轻易、这么理所当然地颠覆了他的习惯，他变得那么容易笑，温柔的、缱绻的、盈盈暖暖的，却只是对着离睢一个人的。原来世上，竟有这样的不公平。

阿箏看得脑袋发涨，咬牙跑开了。

见她已跑远，岳冷澜敛了笑，偏头对离睢道：“如你所愿，把她气